

##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七）

劉道玉

### 作者簡介：

生於 1933 年菜陽鋪北大劉坡。1958 年於武漢大學化學系助教起開始，一路擔任教授工作並發表論文、著作，享譽中外。1961 年與高偉結婚，育有二子。



### 第三章 莫斯科的 526

自 1959 年到 1961 年，我國遭受了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國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糧食生產銳減到 1951 年的水平。物質供應極其緊張，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甚至不少地方發生了餓死人的慘像。

與此同時在國際上也掀起了一股反華的逆流，前蘇聯也趁機卡我們的脖子在短短的一個月之內撤走了 1390 名專家撕毀了 343 個專家合同，廢除了 257 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不斷挑起邊界衝突，旺圖把我國搞垮。

奇怪的是，在這個「亂雲飛渡」的形勢下我卻被蘇方接收到一個保密的研究所去留學於是我喜憂參半的心境下開始了我的留學生涯。

## 一、留蘇預備部

正當我在有機氟化學研究領域艱難地拔涉的時候，一個讓人又喜又驚的消息傳來，學校再次決定選派我去蘇聯留學，攻讀副博士研究生。按照學校的要求，除了政審、體檢之外，還必須接受基礎俄語的考試，所幸的是我三關都順利通過了，「香港腳」再也沒有成為我留蘇的攔路虎了。

在填報留蘇學習計畫時，我曾找到研究室主任曾昭掄先生，請他為我研究方向的選擇拿主意。他說：「有機氟化學是一個新興的科學分支，國內剛剛起步，高等學校尚是空白，你現在已經涉足這一領域，希望你到蘇聯科學院元素有機化學研就去學習，它是世界研究元素有機化學為數不多的中心之一，克努揚次院士是世界研究有機氟化學的權威之一，你學成以後，回來繼續領導學校的有機氟化學的研究工作，為發展我國的有機氟化學和有機氟的工業做出貢獻。」我完全按照曾先生的意見，填報了我的留學蘇學習計劃，通過學校報送到高叫不留學生管理司。

隨後，學校接到北京留蘇預備部的通知，命我于1961年1月8日到那裡接受短期俄語培訓和出國前的必要的準備工作。

盡管赴蘇留學能否成行尚是未知數，但是如果真的去成了，那一去就是三、四年，於是，我和高偉商量，準備在我去北京留蘇預備部之前，完成我們的終身大事，何況我們都已超過了結婚的年齡。



劉道玉（右）與高偉結婚留影

我們結婚的時間定於1961年元旦，這不僅是一年之始，而且蘊涵著我們人生的一個新起點。那時結婚全是革命化的，只需要到派出所拿一張結

婚證，舉行一個類似茶話會的儀式就行了。其時正是困難時期，按規定憑

結婚證只能購買兩斤

用麥芽糖做成的黑色糖球，區區數量根本招待了賓客，我的同事很為難，他拿著已簽字購買過糖的結婚證，在黃昏時再次到供銷合作社，他略施心計，用手捏住了簽字的地方，售貨員沒有看出有詐，又簽了一回字，所以又購買了兩斤糖。同時，我們倆從自由市場上，買回了十幾斤白蘿蔔，煮了一鍋蘿蔔湯，這雖不成敬意，但對於當時處於飢餓的人們，能喝上一碗蘿蔔湯，也算是小小的口福了，這樣才應付了那個喜慶的場面。

婚後我如期來到北京留蘇預備部，開始了為期十一個月的緊張而又十分艱苦的培訓生活。

北京留蘇預備部是隸屬國家高教留學生管理司領導的，其日常教育工作和生活委託北京外國語學院管理，20 世紀 50 年代最盛時期，每年都有數千名留蘇預備生接受培訓，自六十年帶中蘇關係惡化後，到我們這一撥時，只有 120 多人，很可能以後會越來越少了。

我們 120 多人來自全國各條戰線，有的是預備生，有的是進修生（時間 1—2 年），有的是實習生（時間 3—6 月），年齡相差也很大，有的大學剛畢業，有的年近百半；俄語的水平參差不齊，有的已具有初步四會的能力，而有的還要從啟蒙開始。根據入學測試的成績共分 6 個班，我分在第一班，被選為班長。

我是準備到蘇聯攻讀副博士研究生，除了學好俄語之外，還必須學好兩門政治理論課，一門是《辯論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另一門是《哲學經典著作選讀》，這兩門理論課的學習，是根據中蘇兩國交換留學生協議安排的。按蘇聯研究生學位規定，申請副博士學位者，必須修習上兩門理論課，成績在三分以上。如果在中國修習和成績合格者，

蘇方承認成績，學習者可以免修。這樣可以把在蘇聯學習時間，從四年減少到三年半，以節約國家對留學生學費的支出。

那時學習俄語是非常枯燥的，幾乎沒有任何電化教學設備，也很少有圖文並茂的原版參考書，教材是北外俄語系教師編寫的，印刷的紙質也很差。每天上午上四節課，有文法、聽寫、會話等，下午是自習和做作業，每周有一個晚上放蘇聯原版電影，這既是我們學習聽力的好機會，也是我們僅有的娛樂活動。

學習生活是非常艱苦的，最大的問題是吃不飽，每天我們都是處在半飢半飽的狀態。每月糧食定量是 27 斤，肉食 1 斤，雞蛋 1 斤，食用油半斤，蔬菜供應也是限量的，糧食品種是搭配供應的，雜糧占 70%，麵粉占 20%，大米只占 10%。這苦了我們這些吃不慣雜糧的南方人。那時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是家裡寄糧票支援，有的到自由市場買高價糧票，有的到副食店買高價免證食品。盡管如此，由於營養嚴重不足，難以維持緊真學習所需的能量，所以有不少學員患了浮腫病，還有少數得了慢性肝炎，不得被迫終止學習，由於我小生活在農村，經過長期的磨練，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這使我得以克服那一段時間的困難，順利地完成了學習任務。

十二月中旬培訓任務結束了，在結業考試中，我的俄語讀、聽、談、寫四項成績中均為五分（蘇聯是五分級記分制，五分是最高級），是全班為數不多的獲得全優的學員之一。在政治理論考試中，我的《辯論唯物主義語與歷史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經典選讀》也同時得到五分，這成績是與客任教師的教誨分不開的，也是我那一段刻苦學習的記錄。

結業考試後，留學預備部領導宣布：「鑑於中蘇關係惡化，蘇方對我派出留學生計畫未作答復，因此大家回原單位邊工作邊等候通知，一但蘇方通知來到，我們會馬上通知你

們的。」出乎意料的是我被留了下來，成了那一群人中惟一的幸運兒。我被告知：「你的申請計畫已被蘇方接受，正式被錄取蘇聯科學院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而且年後要盡快動身赴蘇，須馬上做好出國準備。」事情來得如此突然，從接到通知出發時間不足半個月，我甚至回家省親的時間都沒有，以致新婚的妻子高偉趕到北京為我送行。

出國準備工作主要是根據國家規定的標準，製做幾套「製服」，因為那時國內生活水平很低，只有出國留學生才能穿得上由國家配給的毛料衣服，按標準國家為每一位公費留蘇學生佩製一件帶毛領和絲棉膽的厚呢大衣，一套中山裝，一套西裝，一個帆布衣箱，以及其他限價限量購買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對我來說，這些準備工作是很省事的，不需到指定的出國人員服務部去定做，因為在學校的倉庫裡，堆積了過去多批預備生定做的衣服，由於蘇方取消了派遷計畫而滯留下來，但尺寸和顏色畢竟不能完全合乎自己心意。鑑於國家經濟困難，也只有將就將就罷了。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高偉來京短暫的探親，時間轉眼飛逝而過，在我離京的頭一天，我給高偉買了一張回漢的臥車票，我寧願送別她，也不想讓她目送我遠行，這樣也許使她心裡好受一些。

一切準備就緒了，整裝待發

## 二、第一列寧大街 30A 號

1962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 時，我登上了北京——莫斯科一次國際特別快車，告別了高教部和蘇聯駐華使館派出為我送行的代表，列車在汽笛的烏鳴中徐徐啟動了，透過明淨的車窗，我向祖國首都告別，漸漸地那一排排老式四合院在我眼帘下消失了，列車不斷地加速，我的心跳也在加速，隨著這列車駛向遠方。其時正值嚴冬，我要去的地方比北京更冷，據說冬天經常是零下 50 度的氣溫，那是一個冰的世界，

雪的海洋，對於一個生活在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人來說，我真懷疑能否適應那寒冷的氣候。

此時，中蘇論戰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而兩國之間的關係就像這嚴冬一樣，也降到了冰點。

國際列車是全軟臥式的，條件相當舒適，我一個人住一間房，略感寂寞。於是隨著車輪的卡嚓聲，我的思想也隨之震盪起來了。自從我接到蘇方的錄取通知，我的思想上一直迷惑不解，我想了很多問題，在中蘇關係如此緊張的情況下，為甚麼取消了那麼多留學生計畫，而唯獨接受我一人呢？我所去的單位，是一個新興科學研究所，有不少科研與國防任務有關，為甚麼不對我保密呢？蘇方會在我身上打甚麼主意呢？我去了之後會學到東西嗎？會不會變修呢？我越想越惶恐，不知此去是喜是憂，只能走著瞧吧！

次日下午約三時，列車駛入中國邊境城市滿州里，我們被請下了列車，到中國邊防站辦了出境手續，然後我們步行跨過邊境，來到蘇聯一方的邊境站後貝爾加湖，依序辦完了入境手續。據說中蘇兩國的鐵軌不同，中國列車駛入蘇聯境內，需要做技術上的處理，方可在蘇聯的鐵軌上行駛，跨過了邊境，我們算是出國了，並開始了在蘇聯境內漫長的旅途生活。

列車朝目的地不停地疾駛著，沿途只有大站停靠，也偶爾有一些蘇聯公民上上下下。列車上的生活單調而優裕，我感到最大的實惠是吃飯不再定量了。每日三餐，早餐有牛奶、雞蛋、火腿、麵包，任選不限量。飯後還有水果、咖啡供應，這無異於貴族的生活，興許是沾了出國的光，這與在留蘇預備部理過的「瓜葉代」（以南瓜青菜代替糧食）式生活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哪！

透過窗外遙望遠近都是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盡頭。從列車身旁逝去的城鎮、農莊和一排排的樺樹，完全處於銀莊素裹之中。早就聽過西伯利亞遼闊寬廣，當我置身其中之

時，才領略了它的浩瀚，火車居然走了五天五夜，還未走出它的疆域。在列車所經過的道路和車站，很少看到有行人，只看到掃雪機、除雪機不停地工作，機械化的管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經過 7 天 7 夜的行駛，於 2 月 17 日上午十時列車終於抵達莫斯科，蘇聯科學館的一名代表來車站接我，向我寒暄了幾句歡迎的話，我也用俄語向他表示了感謝，同時前來接站的還有中國留學生會的負責人張瑞昆。我們一起坐蘇聯科學院派來的汽車，來到位於第一列寧大街 30A 號留學生宿舍，我被安頓了下來。

這棟宿舍原來是在蘇聯科學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專用宿舍，由於中俄關係惡化，在此居住的中國留學生由數百人減少到目前不到三十人，當年暑假又有近二十名畢業生回國，留下來學習的人，連我在內不足十人，在蘇聯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有兩個學生會，一個是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會，另一個是在蘇聯科學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會。它們都屬於駐蘇大使館留學生管理處領導。此外，在留學生中，還建立了相應的黨團組織。自從中蘇關係惡化之後，留學生中的黨組織已轉入「地下」，留學生均不得暴露黨員身分，留學生對外連絡，包掛與蘇聯官方的交涉和與其他國家留學生的聯繫，一律以學生會的名義進行。

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在老同學的帶領下，我到蘇聯科學院助席團的國際合作不辦理了註冊手續，填寫了有關表格。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老同學帶我熟悉周圍環境，了解乘車、購物、買書、寄信等日常生活的一些常識，俗語說：「出國問禁、下鄉問俗」，現在我初來乍到莫斯科，既要防止違禁，又要適當隨俗。老同學們向我介紹了中蘇論戰的情況，蘇聯老百姓對中國友好態度，莫斯科社會治安情況，以及蘇聯人民的風俗習慣等。他們特別強調說，在與蘇聯人民交談時，切記詢問他們的年齡、婚姻、工資等，蘇聯人喜歡年輕，

尤其是女性，在商店買東西時，你既使遇到的是老太太，但只能稱呼為「姑娘」或「小姐」，而不能叫老太太，否則你會遭白眼，甚至不賣東西給你。

在我獲得這些有意的告誡以後，我適當地添置了一些生活用品，便開始留學生的學習生活。儘管莫斯科室外氣溫是零下五十多度，但是宿舍實驗室、商店、汽車、地鐵裡都有充足的暖氣，絲毫感覺不道寒意，所以我很快適應了這，「冰雪之國」的氣候。

### 三、中將克努揚次院士

1962年2月20日上午十時，我如約來到蘇聯科學院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所長辦公室，由一位秘書小姐帶我到副所長B.B. 柯爾沙克院士的辦公室，接受他的會見，他向我表達了歡迎，並簡單地介紹了該所的情況後，我來到了導師伊凡·柳德維奇·克努揚次院士的辦公室，這也是一次禮節性的會見，並未談及我的學習和研究事宜，我導師尤拉·依萬洛維奇·切布柯夫也在座，談話結束後，二導師帶我參觀了由克努揚次領導的各實驗室，大致了解了導師的學術研究方向，同時為了適應日後的學習與生活，二導師還帶我參觀了圖書、室元素分析室、紅外光譜室、玻璃製作室、藥品庫、財務室和食堂等部門，這些是我日後常要與它們打交道的地方。之所以與財務室有關，是因為每月七日左右，我要到那裏去領取代發的七十盧布的助學金，所謂代發是代替我國政府發放的，最後由我國向蘇方結算，包培皮養費、住宿費在內的全部費用。因此，我在蘇聯學習，不僅在名額上是對等的，而且經費也是由我國政府負擔的，蘇聯對我們沒有任何優惠。

我的導師·克努揚次院士是國際上三位有機氟化學權威之一，與當時英國的賀斯擇爾定和美國的倫特其齊名，他平時總是喜歡穿著配戴中將標誌的戎裝，這表明他被授與了軍

銜，同時也顯示他在軍事科學研究單位兼了職，他在有機化學研究所領導了一個有近五十人的研究室，分成了若干研究組，我的二導師尤拉就是他手下的一個小組的組長，這個小組連我在內只有四個人，一個叫佳樂的俄羅斯姑娘，另外一個叫馬兒姐的姑娘是羅馬尼亞人，她是實驗技術員，她們與我算是同事，對我的語言學習和實驗工作給予不少幫助。

據介紹，克努揚次院士自 1952 以來，一共接受了三個中國留學生，他們分別來自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他們勤奮學習，刻苦鑽研，論文做得出色，除一人因故提前回國外，另外兩人順利通過了副博士的學習答辯，這不但給克努揚次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使他對中國留學生產生了特別的偏愛，我後來發現，與我同批學習的留蘇預備生被蘇方拒絕，而我得以成行，克努揚次院士的態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在蘇聯科研院部門也是實行「一長制」，導師掌握了生殺予奪的大權，大師級的人更是如此。

導師與我約定每月五日（如遇周日則順延）是與我會見的時間，用於布置任務，匯報工作和回答我在學習中提出的疑難問題，除此以外，如果有特殊情況需要見他，必須通過他的秘書與他特約，否則是不可以隨便找他的，至於實驗室中的具體問題，他完全不管，由二導師負責來解決。

二月五日我與導師第二次見面，這是一次很重要的談話，他向我說明了攻讀副博士研究生的目的與要求。他是亞美尼亞人，講話帶有很明顯的地方語音，同時也考慮我剛來，聽說上有一定的困難，所以他講得比較慢，有時遇到化學分子式和化學反應式，他還以筆談，所以那次談話的內容，我全聽懂了，這也增強了我用俄語學習和工作的信心。

導師介紹說，蘇聯研究生學位分兩種，一是博士，二是副博士，前者是很難的，後者要高於歐美的碩士，略低於他們的博士學位，蘇聯的副博士研究生，學制式三年，對外國留學生是三年半，因為語言問題，允許延長一點。獲得副博

士的條件有二，一是必須通過三門必修課的考試，我需要學習《有機化學》、《有機結構理論》和《元素有機化學》，二是必須完成一篇與博士水平相當的學術論文，具體地說，副博士水平是指具有新穎性、獨創性和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具備這兩個條件，並且要經過一個七人組成的答辯委員會通過，方可授與副博士學位。答辯要求是嚴格的，不僅就副博士論文提問，還會對有關的基礎和專業知識提問，這實際上是涉及面很廣的一次口試。

至於考試與學習方法，導師繼續補充說：「研究生應當不同於大學生，三門必修的課程既不上課，也不指定教科書，考試時間也沒有統一規定，可以在論文答辯前選擇任何一個適合自己的時間，只要你自認為準備好了，提前告訴我們，隨時可以為你組織考試。」聽了導師的介紹，我感到十分高興，這種開明的教學與考試正適合我的口味，使我真正地掌握了學生的主動權。從交談中，發現他是一個具有民主作風態度和藹的學者，並非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威嚴，一下子把我和他的距離拉近了。

#### 四、瑪莉亞老太太

瑪莉亞老太太是我的俄語教師，解放前她在中國哈爾濱工作和生活多年，對中國人十分友好，她也知道中國「尊老敬賢」的風俗，盡管許多蘇聯老年婦女不喜歡被稱為老太太，但瑪利亞卻不介意，似乎特意要我們這樣稱呼她，因為她理解其中包含者對他的尊重。

瑪莉亞是蘇聯科學院為中國留學生聘請的俄語教師，工資由科學院代為支出，她多年來一直為中國留學生補習俄語，重點是練習聽說與寫作能力。由於她在中國生活過，加之多年教授中國學生，所以她能夠做到有的放矢糾正中國留學生語音與文法上的錯誤。她可根據中國留學生的發音，判斷他們是什麼地方的人，如廣東、福建等地的人，發捲舌

彈音困難，江浙人發後顎音吃力，湖南、湖北、四川人鼻音太重，往往「聶」、「列」不分。有這樣一位有經驗，對中國又很友好的教師，我們十分高興，決心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提高我們的俄語水平。

我們補習班只有三人，每周上一次課，約三個小時。一般在宿舍的專用教室上有時也到外面參觀，實施情景教學。她擅長講故事，有歷史故事，也介紹莫斯科的名勝古蹟，甚至編造一些故事，讓大家取樂。她知道中國人對待愛情與婚姻是嚴肅而專一的，於是她開玩笑地說：「如果你們已經結婚了，當蘇聯姑娘進攻時怎麼辦呢？你就把你們的結婚照帶在身上，一則可以隨時看到你的心上人，二則可當做護身符，以保護免受蘇聯姑娘的騷擾。」她特別補充說：「蘇聯姑娘都是進攻型的，她們對待婚姻都是自由式的，對待結婚與否並不在乎，你們當心，不要做了她們的俘虜呀！」她的故事引得我們哈哈大笑，這既是笑話，也是經驗之談，難怪許多已經結婚了的男性留學生，把自己的結婚照放大，夾在鏡框裡，端放在辦公桌上，以防止自己成了俘虜呀！

有一次瑪利亞給我們講莫斯科的小吃，我初來乍到感到很新鮮，所以聽得特別認真。她謙虛地說：「莫斯科的小吃雖然沒有北京的小吃那樣品種繁多，但是你到了這裡，不妨在星期天到街上品嚐一下，這畢竟是異國風味呀！」接著她介紹說：莫斯科的小吃也很多，但是她自己喜歡的有三大件，一種是被叫做「小不點」的小吃，你初次見到它時，可能不知道是何物，它是包上了錫紙的烤土豆，把烤熟了的土豆剖開，夾上黃油、奶酪、沙拉醬、鹹魚等，它雖然沒有中國烤紅薯那樣飄香，但是可以嚐到一種西式的風味，二是一種叫「沙烏爾瑪」的小吃，它是把大塊豬肉或雞肉燒烤，待烤到外焦裡嫩時，用鋒利的刀旋成肉片，然後把肉片放在一張薄麵餅上，再加一些洋蔥絲、番茄醬和沙拉醬，最後把它捲成筒即可食用。三是冰淇淋，這是莫斯科人最為重視的一種小

吃，無論男女老少，即使是三九寒冬，他們也樂此不疲。據說這是一種改善人心的甜食，難怪它癡迷整個西方世界。

瑪莉亞津津樂道，我們也聽得津津有味。在十個月的俄語補習中，我們與瑪莉亞老太太相處得十分融洽。我們從她那裏學到純正的語音，增加了許多風土人情的知識，提高了口語與寫作能力，這對於我後來的學習與社交，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每當我回憶那一段留學生活時，我總是念念不忘她的教誨，我永遠懷念她，感謝她。

## 五、緊張有序的留學生活

1962年暑假以後，在蘇聯科學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又有一批畢業了，留下繼續學習的人只有十來個人，那時的形勢是「指出不進」。就在暑假期間，我已從畢業的老同學中接下了黨支部書記和學生會主席的職務，這意味著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我要比別的老同學多擔負一份義務性的社會工作，為此當然要做出必要性的犧牲。

我記得在老同學回國之前，召開了一次新老同學學習經驗交流會，同時也是一次歡送會。在會上，不少老同學介紹了他們处理好與導師的關係，如何處理考試與論文的關係，如何用俄文撰寫與印刷論文，以及在答辯中應當注意的問題，確是很寶貴的，有的可以避免走灣路。

根據老同學的介紹，處理考試與論文的關係上，大體是兩種方法，一是先準備考試，花一年半時間後，用兩年時間完成論文，採用這種方法的大多是從是純理論學習的，如數學、理論物理、天體物理等。二是先花兩年時間收集論文材料，寫出論文初稿，然後用一年半的時間準備考試並潤色，即修改論文，採用這種方法的大多是學生物、農業、地質等科學的留學生。他們的科學研究與野外實驗基地有密切關係，受季節與氣候的影響。因此，他們只有搶先獲得論文

所需要的材料，心裡才能踏實，如果把實驗放在後期，萬一出現了偶然意外，那就連補救的時間也沒有了，這是很危險的。總之，不管哪一種方法，目的就是確保順利結業，穩拿副博士學位證書。據介紹中國留學生獲得學位的比例，不僅高於其他國家的留學生，而且也高於蘇聯研究生，因此，中國留學生在蘇聯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化學學科是實驗性基礎科學，它不同於數學等純理論學科，也區別於像農業這樣依賴於自然條的應用科學，它有著自身的研究規律。根據學科的特點，我應當如何制訂我的學習與研究計畫呢？我習慣常是新的做法，沒有仿效上面兩種截然相反的方案，而是選了備考語實驗齊頭並進的方法，我把它叫做「並行法」。這個方好處有三，一是有效地利用時間，這樣一來等於把做實驗的時間延伸到三年，以便多出數據、多出成果；二是完全掌握主動權，什麼時候學習備考，甚麼時間做實驗，由我根據「有效原則」統籌安排。例如，實驗室停電、檢修、節假日和惡劣天氣時，我就在圖書室或宿舍複習功課，而其他時間盡可能多的在實驗室裡工作。三是有利於使學習與研究相互促進，不至於使備考學習與研究成為不相干的兩個獨立的階段。我把這個計畫向二導師尤拉做了匯報，他聽後高興地說：「玉（它對我的愛稱），好主意，我完全同意，希望你成功，你以後有任何問題，請隨時告訴我，請不要客氣！」

既然我的計畫獲得了導師的批准，於是我很快地進入角色，認真地實施我「並行研習」計劃，從而開始了緊張而有序的留學生活。

每天早上七點起床，洗漱後，我要在寒冷的氣候中，沿著列寧大街人行道來回跑步三十分鐘。回到宿舍後，聽三十分鐘蘇聯的無線電廣播，以提高聽力的水平。八點開始早餐，自備牛奶、麵包、黃油，我已習慣了西餐，一般九點前到研究所，或在實驗室工作或在圖書館查文獻、看書。對我

有利條件是 1962 年 8 月，元素有機研究所般道由包曼大街搬遷到第一列寧大街，這離我的宿舍只有五站路程，交通十分方便，這使我節省了很多時間。中午一般多在所裡食堂吃快餐，晚上是我們的正餐，一般是在所裡的公用廚房裡按照中餐烹飪，這是保證必須營養的一餐，所以我們比較重視。其實，我們的留學生活就是在宿舍——實驗室——圖書館「三點一線」上度過的，周而復始，由於心中有了明確的目標，所以也感到過得很充實。

在備考的學習中，我也放棄了傳統的複習考試的方法，而是參用教師備課的辦法，這雖比學生考試備筆記的方法高明。所謂備課式的學習方法，就是不能滿足於讀一本書，至少要參考兩種以上不同風格的教科書，在深刻理解的基礎上，通過歸納對比，擇其精要，列出不同的學術觀點，用自己的表達方式，寫出各課（或備考）的筆記，準備一門課的考試，就相當於編寫了這門功課的講義，毫無疑問，用這種方法備考，要花很多時間，但是它使學習者涉獵廣泛，理解得透徹，記憶得牢固，特別是針對既不上課又不指定教科書的高度靈活的考試，這種備課備考方法，的確是一種很有效的對策。

方法是通達目的的必需的途徑，由於我採用了科學的學習方法，合理地支配時間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已經將研究生的三門必修課真的複習了幾遍，寫了六大本備考的筆記。在此基礎上，我於 1962 年 12 月通過了《有機化學》的正式考試，獲得了五分好成績。與此同時，我的科學研究工作進行得也很順利，已完成了三篇論文的初稿，儲備了進一步深入研究所需的原料和文獻資料。按照我研究與備考的進度，按時答辯和獲取副博士學術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由於中蘇關係惡化，我被迫輟學，使得我失去了獲得副博士學銜的機會，對此我也深感遺憾。（未完，下期待續）